

正确政绩观 行思录

得意之笔

■向贤彪

1960年的北京，草木葱茏。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同志，谈及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言辞间满是赞叹。他说，这些战役足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。毛泽东同志听完，淡然一笑，说：“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。”

“得意之笔”——这4个字重若千钧。那是1935年的赤水河畔，红军在川黔滇边界的崇山峻岭间迂回穿插，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缝隙中闪转腾挪。3万对40万，被动的主动，绝境中求生。那是踏在泥里的足迹，是刻在血里的记忆。“四渡赤水”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在历史的长卷上，这样的“得意之笔”从未断绝。一笔一画，落在大地；一心一念，系于人民。

80多年前，毛泽东发出的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号召，写在墙上，也刻在大地上。1941年的春天，王震率领第359旅走进南泥湾，骡头落地，荒原变粮仓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。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——这8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硬的脊梁。一代人用肩膀铺就了工业化基础，创造了“两弹一星”的奇迹。

1978年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寒夜里，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。“大胆地试，勇敢地改”——那是“破冰”的第一笔，印迹未干，春潮已至，从此挥洒出40多年的山河巨变。

……
这些“得意之笔”，写在不同的年代，却有着同一个主题，那就是“为人民创造政绩”。

然而，怎样的笔墨，才配得上“得意”二字？

20世纪90年代初，闽东山区。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，在一篇《从政杂谈》中写道：“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，帝王将相何其多，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”“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，而是与做事相联系”。

实于留下的实绩，成为让百姓念叨的口碑。

福建东山县，谷文昌带领百姓在荒滩上种树。10余年，风沙没有停，他也没有停。当木麻黄终于成林，当荒岛变成绿洲，百姓在清明时节“先祭谷公，后拜祖宗”。那不是写在文件里的政绩，是长在土地里的年轮。

云南大亮山，杨善洲退休的第三天就卷起铺盖上了山。黄泥沟里，油毛毡棚，一住就是9年。5.6万亩荒山变林海。他走的时候，把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无偿交给国家。那是用纯粹写下的笔迹，不染尘埃，不图名利。

波斯诗人萨迪·设拉兹曾写道：“我在沙漠中曾亲眼看见，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的后边；疾驰的骏马落在后头，缓步的骆驼继续向前。”生活之路，漫漫，比拼的从不是时一地的速度，而是久久为功的耐力。

那一年，年仅24岁的贵州遵义草坝大队大队长黄大发立下誓言：“水过不去，拿命来铺。”从24岁干到60岁，他誓言不改，修渠不停。绕三重大山，过三道绝壁，穿三道险崖。钢钎磨短了，铁锤用坏了，双手结满老茧。当清澈的泉水终于流进干涸的田地，当“大发渠”成为生命之渠，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。

“要保持历史耐心”。历史耐心如同“稳定锚”“定盘星”，能让我们在攻坚克难的实践中始终锚定目标、勇毅前行。

政绩中的“得意之笔”，很难是一挥而就的速写，而需要如“日课般的临帖”。每一笔，都要耐得住寂寞；每一画，都要经得起检验。唯有不急不躁，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，才能在日积月累中抵达梦想的彼岸。

一位老画家曾说，他的得意之作，基本是在心无杂念、心境澄明的状态下所得。心若染尘，必难得神韵。无杂念，方有得意之作。绘画如是，世间事亦如此。

1986年，26岁的王继才踏上开山

岛。那是一座面积仅有0.013平方公里的孤岛，没水没电，野草丛生。他说要守岛，妻子王仕花辞掉教师工作，陪他一起守。32年，11680个日夜。他们每天升旗、巡岛、护航标、写日志，与走私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。暴风雨中，他们抱在一起抵御狂风；孤独时刻，他们对着大海唱歌。2018年，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去世，年仅58岁。他用32年的纯粹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写下了不凡的人生。

湖北来凤，张富清的故事藏在一个旧皮箱里。60多年，没人知道他是战斗英雄。在部队，他冲锋在前，立下特等功；到地方，他主动请缨去最偏远的山区，在来凤县一干就是30年。他从不提起过去的荣光，直到政府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，那个皮箱才被打开。泛黄的报功书、军功章，记录着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他说：“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，有多少都不在了，我比起他们来，我有什么资格去摆自己啊！”

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无私者，不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。做人时，少一些患得患失，光明磊落；做事时，少一些左顾右盼，淡泊名利。这样的笔墨，才能写出经得起实践、人民和历史检验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“我们做事情、干工作，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、下有利于人民；既符合国家党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，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；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，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。”习主席的这段话，是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深刻阐释——政绩，不在个人的案头，而在人民的心头；不在当下的纸面，而在历史的长卷。

从峥嵘岁月到奋力走向民族复兴的今天，那支“得意之笔”一直在写就。新时代的“得意之笔”，写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上，也写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岗位上。

那支笔，正在我们手中。



作家走军营

像提前预设的程序一样，一听见军号声，藏在大脑里熟悉的信号仿佛被激活。豪迈的脚步声在我耳畔回响，久违的节奏感在潜意识里添柴加火，整个人一下精神起来。

40年后回特战旅，一切似乎都变了。一进军营，眼睛似乎不够用了。过去熟悉的青砖平房变成红色的，以前的砂石操场也变成塑胶训练场……我正感叹部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迎面走来一飒爽英姿的女特战队员。

旁人告诉我，她们是从不同岗位选拔来到“雪枫特战旅”的。这些新来的女队员，已经在地面经过艰苦的模拟训练，明天是她们第一次跳伞的日子，现在要去训练中心整理降落伞。

作为一名曾经的特战队员，我知道，整理伞具是每一个特战队员的基本功。降落伞是特战队员延伸的翅膀，是队员们安全的保障。

女特战队员们进入训练中心，作战靴整齐地排成一排摆在室外，两只喜鹊恰好落在靴子上——这画面，有点温馨。

放下行囊，我去训练中心看队员们叠伞。一进训练中心，偌大的空间成了降落伞的世界。队员们把降落伞平铺在垫子上，一会儿，手里多了蓬松的一片云。她们捋着一根一根的绳索，将降落伞平展地摊开在垫子上。再看时，一张大伞在女兵们手中一节一节、一层一层收拢起来，最终变成整齐的四方块。

显然，她们是经过无数次训练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降落伞整理完毕后，她们才顾得上和我对话。一张张红扑扑的脸上，有细密的汗珠挂在发梢。

我问：“明日第一次跳伞，紧张不？”女兵们抿嘴微笑不搭腔。

凌晨3点，哨声在营区吹响。部队起床洗漱，半个小时后队伍出发。轰隆隆的车队在贺兰山下行进。戈壁滩上的薄雾中，蜿蜒着钢铁洪流。我扭头朝车窗外面看，星星还挂在空中，天空洁净得水洗过一样。

车载喇叭通知：着陆场到了。我从遐想中收回思绪，看见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上慢慢升起来。队伍简单就餐后，等待飞机到来。我仔细观察，昨日在训练中心小心翼翼叠伞的特战女兵们，正帅气地站在远处的队伍里。

飞机在空中盘旋，女兵们身背伞包从我面前走过。作战靴踩在戈壁滩上，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信号弹升上天空，训练场上传来震天的口号声。我在男兵雄壮的声音里听见女兵明亮的声音。她们嘴角上扬，脸上流露出兴奋的、果敢的、

这一跳，山高水长，整个贺兰山就在脚下；这一跳，俯瞰戈壁大漠，薄雾中将大地尽收眼底；这一跳，队员们生出翅膀，雏鹰变雄鹰——

走进特战旅

■邹冰



茅文宽绘

跃跃欲试的神情，看不出半点紧张。这也许是被训练场高昂的气氛所感染吧。

特战队员们开始登机，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。飞机在着陆场上空盘旋一圈后，机舱门打开，洁白的伞花出现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。

这一跳，山高水长，整个贺兰山就在脚下；这一跳，俯瞰戈壁大漠，薄雾中将大地尽收眼底；这一跳，队员们生出翅膀，雏鹰变雄鹰。

成功了！降落伞姿态平稳，着陆点响起掌声。

12时，预定的训练任务完成，部队去某营就餐。这个营模拟野外训练设置，在戈壁滩搭帐篷，建立宿营地，可随时转移。我看到品种丰富的美食，和我当兵时在戈壁滩啃冷馒头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下午，部队进行全副武装登机训练。飞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训练场飞沙走石，特战队员们低姿前进，纵身一跃，干净利索地上了飞机。

一天的训练任务结束，时间已到下午3点半，队伍开始撤离。

回到营房，已经下午4点半了，特战队员又要去训练中心整理伞具。他们说，趁降落伞热乎，尽快让其归位。

晚上，有拂晓剧团来军营慰问演。在“雪枫特战旅”举行的文艺晚会舞台上，我又看到几名上午刚完成第一跳的女特战队员。她们的歌声清亮、舞姿优美。

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要告别军营。临走的时候，听军号吹响，我看到特战队员们身背伞包又出发了。我回想在特战旅的一天，感觉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中，感动的原因有很多，一时理不清头绪。

一位领导说得好，特战兵上天入海，是尖刀，这把刀经常打磨才能锋利。我又想起一位女特战队员说的话：当兵要当特战兵，青春要在部队火热的生活中奋斗才有价值。

在高铁站，我遇见一群第二次入伍的女兵。她们少了青涩，多了沉稳。我问，为何再次选择入伍。她们答：对军营生活的超级热爱。

是的，一次从军，终生难忘。离开部队40年了，我还常常梦见当兵时的点点滴滴。从梦中惊醒，以为自己还在军营。

站台上空，一群鸽子从蓝天飞过，留下一串悦耳的鸽哨。我的耳畔响起一首熟悉的军歌——

“十八岁十八岁，我参军到部队。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……”

唱出高原汽车兵荣光

■田振宇 孙一平

作品背后的故事

“车轮滚滚，一往无前，辙印道道，走过硝烟……”初春的雪域高原，寒意未散。西部战区空军某团刚完成机动演练任务，数十辆军车连成钢铁长龙，蜿蜒穿梭在皑皑雪峰之间。车厢内，官兵齐声高唱歌曲《铁骑驰骋永向前》。嘹亮的歌声穿透稀薄空气，在山谷间回荡。

这首由该团文艺骨干倾心创作的歌曲，以朴素真挚的词句，架起连接过往与未来的桥梁。激昂的旋律里，唱响着一代代汽车兵薪火相传的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精神。

从抗战时期官兵驾驶缴获的汽车，在烽火硝烟中艰难开辟运输通道；到解放战争末期，汽车队驰骋大江南北，为胜利输送补给；再到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先辈们冒着枪林弹雨运弹药、转运伤员，以热血与牺牲铸就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……一段段峥嵘岁月，镌刻着汽车兵的忠诚与奉献。

创作团队一方面梳理这些光辉历史，一方面和官兵谈心，听老兵讲述风

雪。他们为歌词谱上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旋律，既适配车队行进节奏，也能表达汽车兵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的达观，记录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从容与坚韧；在颠簸的驾驶室，细细体会汽车兵“既是驾驶员更是战斗员”的责任担当……

在海拔4700米的驻训点，创作团队见到了“红旗车驾驶员”、一级军士长齐达。有20余年驾龄的他，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。齐达给大家讲述了一次风雪中的运输经历：当时能见度不足5米，车轮在结冰路面频频打滑，两侧就是冰崖与深谷，作为头车驾驶员的他，低速谨慎地带领车队前行。

“那时候心里也慌，但一想到一线战友等着物资，手就稳了。这条路是几代汽车兵碾出来的。先辈们行，我们肯定也能行，再难也要把任务完成好。”齐达朴素的话，道出了汽车兵的心声。这样的故事，在该部俯拾皆是。一个个鲜活的人物、一处处动人的细节，都化作歌曲创作的养分。

“跨高原、越雪山，天路征战；保打赢、卫西部，钢铁运输线。”创作团队将汽车兵高原征战、保障打赢的日常融进词句，真实反映官兵的战斗生

活。他们为歌词谱上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旋律，既适配车队行进节奏，也能表达汽车兵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的达观，记录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从容与坚韧；在颠簸的驾驶室，细细体会汽车兵“既是驾驶员更是战斗员”的责任担当……

几经打磨，歌曲《铁骑驰骋永向前》终于成型，并迅速在该部传唱开来。不久后的一次短途拉练中，车队行驶在山路上，官兵的歌声激昂昂扬：“我们是忠诚的汽车兵，使命必达，一路驶过星光满天……”一名老兵说：“这首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每次唱起，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”

引擎轰鸣震彻山谷，铁骑驰骋踏破长风。伴着官兵嘹亮的歌声，红色基因在旋律中流淌，“钢铁运输线”随着滚滚车轮，向着胜利不断延伸……



扫码听歌曲《铁骑驰骋永向前》



强渡嘉陵江(雕塑,位于四川省阆中市的阆中红军烈士纪念馆)

资料图片

嘉陵江战役，是红四方面军在反敌“六路围攻”胜利后，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一次重大战役。这次战役从1935年3月28日开始，至4月21日结束。战斗中，红军共歼敌12个团1万余人，攻克8座县城，控制了东起嘉陵江、西迄北川、南起梓潼、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。嘉陵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的成功战例，集中体现了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从强渡嘉陵江起，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。(李晨昕辑)

冲锋

■李正

急袭渡江的前奏是造船
隐秘的船只在深山里回荡
军民同心赶制的木船
用的是群众捐来的木梁和门板
老船工伫立船尾把持舵杆

战士们紧握着大刀和钢枪
冲锋在前

当小木船冲开夜幕
渡江协奏曲拉开了大幕
子弹像是音符，唤醒春暖
火光呼啸着飞向敌阵
仿佛把嘉陵江水点燃

江水是流动的
我才恍然发现
这岁月凝固的雕像

也在涌动着激流
你看战士们冲锋的姿态
每一个都绷紧着身板
奋勇向前

时代的江河滚滚向前
在宽广的水面之上
倒映出一艘更大的战船

诗话